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

十三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奏議

言災異 一 二 三 四

乞罷迎舍利 一 二 三

乞罷修開寶塔

乞追還孫氏

言災異一

臣等伏見自春至今四方亢旱日蝕地震變異相  
仍有以見上天垂意於陛下至深至厚臣不知陛  
下何以報天戒之貺乎臣聞古之人君遇一災異

端明集二六

一

循省修飭或以六事自責或避正殿不居或減膳  
徹樂或遣使巡察求直言於朝究愁苦於下於是  
轉災爲福者有之矣若天之戒告之不懼民之冤  
隱之不求乘饑旱之會其變不可量也伏望陛下  
避殿減膳以自修省仍降詔書戒勅百官各舉厥  
職遣使天下求訪闕失或有官吏貪殘而不糾刑  
獄冤枉而不治賦歛繁數而不均徭役頻仍而不  
息孤獨無所養流散無所歸朝廷之惠不逮於下  
下民之情不達於上皆得條奏而施行之伏惟陛  
下鑒前王戒畏之理觀當世安危之勢留意而行



天下幸甚

言災異二

臣等近以亢旱請行自古帝王消弭災譴之術避殿減膳發詔書遣使者上以答天戒下以慰民心數目顛然德音未降臣聞天地之氣與人相通陰陽不和本自人召今若不修人事則無以回天意而召至和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外有三邊百方仰給之卒內有四海億兆愁苦之人方此公私匱乏之時必無拯救災傷之力將來流亡必衆盜賊必多患至後思恐無所及况朝夕以來祈禱未

應人心如涸天意益高陛下爲蒼生憂念非不勤臣等爲國思慮無不至凡人有可爲者皆勉而爲之以救災害况避殿減膳發詔遣使此乃典冊常行之故事帝王修省之盛美伏望陛下蚤賜施行苟能悅人心自可上消天譴

言災異三

臣等伏覩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爲殃責躬引過祈于天地宗廟社稷不令殃及萬方臣伏念災變之來實由人事政治闕失感動天地故古之人君或遇災異則避正殿撤常膳深自刻責思所以致



之之咎改之之理以至册免三公者有之此皆消  
災異召和氣之道也方今天下之勢至危矣夷狄  
驕暴凌脅中國盜賊縱橫驚却郡縣養兵至冗擇  
將不精配卒頻繁公私匱乏內外之官務為辦事  
而少矜恤之心天下之民急於供應而有流離之  
苦治道如此未聞救之之術臣等伏見數年以來  
天戒屢至朝廷雖有畏懼之意然而因循舊弊未  
甚改更今自災變頻數蓋天意必欲朝廷大修人  
事以救其患乃可變危為安也救患之方莫若原  
其致災之本致災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闕失也闕

失之事臣等敢次第而言之陛下不專聽斷不攬  
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  
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議以救  
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用此大臣之過也朝有  
闕失而不能救民有疾苦而不能達陛下寬仁少  
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百官邪正  
并進而不能辨四夷交構內侵而不能謀有願避  
之心無力諍之節此臣等之罪也今陛下既有引  
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伏乞陛下必踐其言必  
行其實踐言行實之要莫若專聽斷攬威權號令



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而和氣應矣其大臣不舉職之過伏乞陛下以致變之由赫然督責之人無近効則用災異冊免三公故事而去之別求能賢以救大患如臣等蒙陛下非次選擢不能稱職尚致陛下有如此之失大臣有如是之過臣等負罪至深伏乞朝廷遠加竄逐求方正材識之人俾居諫職必能裨贊朝綱上副聖選臣等謹具狀待罪以聞

言災異四

臣等伏見陛下以災變屢至責躬引咎憂勞至切

臣等究災異之來蓋由君臣上下皆有闕政是致內外空虛民力彫耗怨毒之氣干動至和所以數見災咎臣等備位諫列無所補益再有奏陳乞加竄逐待罪多日未聞朝旨臣等切慮朝廷以災異所因上下引過不欲專罪臣等然臣等自念昨蒙陛下於衆人之中非次選擢當時物議謂臣等必有建明臣等協心期於必有報效觀今天下之勢日可憂懼天人災變相仍而至豈非臣等不能補助之致也或朝廷不欲深罪臣等即乞各與外任合入差遣庶盡心力以展實効又朝廷別得賢才



使居諫職必有謀畫以助朝政臣等謹具狀陳乞以聞

乞罷迎舍利一

臣切聞開寶塔爲天火焚燒因發塔基取入舍利宮中嬪嬙煉臂削髮者甚衆喧傳滿街無不驚駭又聞以二十二日大具僧儀迎舍利歸寺臣聞救天下之患必有濟時之術施行之事若憑依神靈以要福利是爲非道也今令僧徒迎舍利自禁廷歷都市萬人瞻觀衆口傳道下惑民心上虧聖德取笑無窮非細事也所有迎引舍利伏乞寢罷宮

嬪煉臂削髮亦望嚴加禁止

乞罷迎舍利二

臣昨日竊聞宮中因取塔基舍利入內宮嬪嬙落髮者甚衆及擬二十二日大具僧儀迎舍利歸寺臣已具奏聞乞賜寢罷尚慮至誠未能上回

聖意臣聞治天下之道驅生民於富壽皆由教化刑政修舉以臻太平至於非理之福不可徵求况奉佛無效前世甚多臣竊見唐文宗時常令僧百人於宮中念誦謂之內道場每有西蕃入寇令講仁王經以至人事不修羗戎犯闕至今言大曆紀



綱弛壞皆由事佛之致也舍利有光前世有之何足為靈今天下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正當修人事救時弊若專信佛法以徼福利豈可得耶陛下設置諫官本為規正過失今迎引舍利事出於中專損陛下聖德臣終夕不寐須至頻煩天聽伏乞陛下力賜寢停佛若有靈必以臣言為是如能妄行威福臣犬馬之軀全當咎罪所有開寶塔舍利伏望指揮送還本寺不令迎引

乞罷迎舍利三

臣等今見左掖門外僧眾廣作威儀迎舍利都人會集甚駭物聽臣甫臣襄自昨夜二更至今日卯時連入文字乞賜寢停迎引舍利免至有損聖德即今却見外面廣作次第臣等切慮必是僧徒交結陛下左右之人張皇其事誇惑都人因此勢力別圖財利至於光怪之事多是妖僧所謂若果神靈所憑豈有天災可及事理甚顯不足信奉伏乞陛下速賜指揮寢罷迎引威儀只令送還本寺

乞罷修開寶寺塔

臣數日聞迎引舍利歸開寶寺臣始疑之必以為無有此事屢以言乞賜寢罷不蒙聽納今又聞民



間傳言皆謂陛下欲重修開寶寺塔伏念陛下必以邊事為憂必以蒼生為意豈肯枉費施於無用然慮僧徒妄引靈怪以惑聖聰臣請悉推意而盡言之或以舍利有生引為靈驗臣謂浮屠舍利之所居不能護惜天火所焚一夕而盡豈可謂之神靈枯久之物灰燼之餘或有光怪多亦妖僧之所為也或以此塔太宗皇帝所造理須修復臣謂昭應宮上清宮皆先朝所置天火一空已不復修孰有非議若有禁中共出資財不費於官不擾於民臣謂一塔之費數百萬錢一錢之資皆生民膏血

當此多事匱乏之時豈可虛費若施於土木果有福利以之助軍須而寬民力此豈獨無福利哉況天災所焚大示警戒陛下當修人事以報之今大興功役是以人力而拒天意也伏惟陛下聖哲聰明必無此議人言不已臣實憂疑所有開寶寺塔如有乞修復者伏望陛下特加深罪以絕欺妄

乞追還孫氏

臣伏見皇族宗鼎妻孫氏禮度不修髡辱膚體屏棄外郊以厲失德臣切謂於繫獄之初陛下審得其狀即賜之自決於義猶不失今乃暴陳其惡著



在民間指 譚賜飭以重宗支之醜而損風化之美也臣聞詩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夫葛藟之爲物生於水涯則蒙潤之延茂喻王之同姓被恩之甚美也春秋之法爲親者諱其惡夫惡之名聖人之所深嫉然猶諱者務敦睦而芘宗族記稱公族有罪鞠于甸人夫甸人掌郊野之官治公族不於市朝而屬之甸人者特隱之耳昔漢梁王有罪爲有司所按驗谷永上書諫謂帝王不窺閨門之私且污蠛宗室無益於治理於是梁王獄寢不治伏惟陛下覽詩人廣恩之義用春秋隱惡之道稽周

典之要根漢臣之論而蒙覆宗屬虧忠撓法於道無所容者以義奪恩不得已而誅之若宮奧晻昧之事宜勿究明必爾章章然不可掩者亦借託法之不斥其本末以傳四方務以疎厚澤而敦善化也其孫氏乞追還京師安置以息群口臣疎遠蒙陋不應與論國體誠有見聞莫敢隱默幸陛下悉察臣昧死再拜上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奏議

乞寢罷唐介春州之命

乞不立溫成皇后忌

乞不往奉先寺酌獻

乞罷園林監護司

乞不作溫成皇后誌文

乞罷呂夷簡商量軍國事

乞罷王舉正用范仲淹

再論王舉正

端明集二二

一

論李淑梁適奸邪

乞降呂夷簡致仕官秩

乞寢罷唐介春州之命

臣今月十九日祇候伏見臺官唐介上殿奏對次  
宣喚兩府論事及令唐介付臺文彥博留身再拜  
次又樞密院奏事聞唐介謫春州臣在殿陛之間  
所聞雖不審實料唐介必是上言執政間事得罪  
春州然春州惡地唐介臺官今言執政而得必死  
之謫雖陛下優待大臣而執政何以自安伏緣唐  
介獨言宰臣所以兩府同列各處嫌疑之地不肯



解救臣伏望陛下少霽天威以全國體追寢唐介  
春州之行臣官為正言又在侍從耳目間見不敢  
默默臣死罪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温成皇后立忌

臣伏聞陛下為温成皇后立忌臣切謂聖人制禮  
所以明輕重尊卑之節過與不及皆曰失禮故太  
常設官職在檢詳陛下臨御天下三十餘年動遵  
典法聖德之盛明如天日近者温成皇后薨逝事  
不下禮官詳檢既以施行雖有過當無由追改乃  
又立忌考之於禮未為適中伏以孝章淑德章懷  
四后於陛下為伯祖妣為皇妣其屬之尊如此向  
來奉慈皆不立忌温成皇后生則為妃後乃追冊  
於陛下為卑幼之列不應立忌伏望聖慈追還勅  
命庶乎天下之人知陛下以禮斷情合於中道取  
進止

乞不往奉先寺酌獻

臣伏覩太常禮院公文十二日駕幸奉先寺詣慶  
基殿酌獻蓋陛下孝思之心不憚所至然外人唯  
見向來奉先未嘗親往今為温成皇后陵廟成就  
恐因而謁廟臣竊料陛下聖明必不為此臣恐獻



議之人不思典禮願陛下深思熟議以慰人望取  
進止

乞罷園陵監護司

臣伏見貴妃近冊温成皇后監護葬事稱園陵  
監護使及都監始者衆議皆云便云西京又來已  
於奉先權攢恩禮備至附近京城歲時易為照管  
外邊人言尚疑有西行別作園陵口語紛紛於事  
體非便伏乞明降聖旨中書温成皇后已權攢畢  
所有園陵監護司一切並停所貴曉諭外人取進  
止

乞不作温成皇后誌文

臣奉聖旨檢閱温成皇后葬要誌文臣遍檢古今  
並無皇后葬禮更有誌文蓋以名號已尊兼有哀  
冊不合為誌臣別具狀備載唐以來故事伏乞聖  
慈省覽所有御製更不可作取進止

乞罷呂夷簡商量軍國事

臣伏見前宰臣呂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三次  
詣夷簡家議事及守司徒罷相之後朝廷有旨令  
商量軍國大事今月二日宰臣章得象以下又詣  
其家評論西事臣切謂夷簡病時陛下於內中開



設道場及賜手詔錫與至多眷注之心當世無比  
臣謂陛下假人以恩則可假人以禮則不可何哉  
陛下春秋方盛固宜親決萬幾却令宰臣樞密詣  
夷簡決事臣恐天下四夷聞之謂陛下如何主也  
兩府大臣輔陛下而治天下者今乃並笏受事於  
夷簡之門里巷之人指點竊笑臣恐天下四夷聞  
之大國乏材而無上下之名分雖陛下特隆恩眷  
優待老臣正得爲君之道而夷簡不能上承陛下  
之意而無引避推讓之心夫爲人臣端居私家屈  
大臣而自便於理安乎况夷簡謀身忘公養成天

下今日之患遂致二邊連構百姓困窮萬手所指  
無敢言也上天降鑒祖宗垂靈輒以病解而陛下  
尚令參決大政皆陛下至今未之悟也臣切以陛  
下即位之初夷簡便爲參知政事其後數年漸至  
宰相出陳州半年復入又出許州一年有餘移領  
魏府召歸作相首尾二十年間不居政府纔二年  
有餘耳前後雖有王曾李迪張士遜陳堯佐王隨  
等更迭爲相而歷年之久無如夷簡也輔政以來  
所言之事陛下一皆聽信而施行之出藩未幾還  
當大政以病居家兩府問事得主之深無如夷簡



輔政既久得主又深固當敦風教正庶官安百姓  
鎮四夷今乃不聞功業但為私計豈不負陛下眷  
遇之意也夫開直言旌讜論者宰相之體也夷簡  
執政以來屢貶言者凡三四次如曹修古段少連  
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等或  
謫千里或抑數年或緣私恨假託人主威權以逐  
忠賢以洩已怒殊不念陛下虛受惡名此不忠之  
大者又使天下之人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咸以直  
言為諱此乃絕忠讜之嘉謨成本朝之闕政其過  
一也夫獎懿行勵廉節宰相之方也古之聖人教

人之道先以名節為本若不使好令名則何惡不  
為何善不毀縱不陷於惡亦不免碌碌因循為闡  
茸之人也夷簡為性不臧欲人附已見為善介持  
而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貴以污之善人耻此  
徃徃退縮以避好名干進之毀是以二十年來人  
人不肯尚廉隅勵名節淺者因循闡茸深者靡  
惡不為都無愧耻但能阿附夷簡夷簡悉力護之  
使姦邪不敗浸成此風俗以為習又使天下之人  
皆以逐利為智能遠勢為愚鈍此乃廢廉耻之節  
成奔競之風其過二也夫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宰



相之行也夷簡一恩之施皆須出我門下或先露其事使人預知或先抑其事然後與行若不可行者小則歸怨同列大則稱奉聖旨是以阿附者多陰爲羽翼使天下之人迷大公之論有朋黨之議其過三也夫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臣見數年以來審官院京朝官吏部銓選人樞密院三班院使臣授官之後例皆待闕一年二年以此計之冗官甚多而曾不裁損竒材異績不聞獎拔貪墨昏耄之人曾經免罷責罰及來雪理務施少惠多與收錄使天下貪廉溷淆善惡無別其過四也夫

富國恤民宰相之事也自關陝兵興以來修完城壘饋運芻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內則帑藏空虛外則民力殫竭嗟怨嗷嗷聞於路道不幸有水旱之災其變不可量也蓋由不選材能充三司使副使發運使但務取人情用爲資歷纒轉運使收至數月即又遷移循環奔走日求升進欲以興財利寬民力其可得乎其過五也夫懷忠誅逆宰相之略也邊鄙無事之時臣僚或陳備邊之策或述禦寇之方皆爲虛妄引惹或降差遣或與衝替邊臣因此唯尚姑息是以士卒不練器械不完黠羌窺



我強弱輒懷異志夷簡當國之後山外之敗任福  
以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喪師鎮戎之役  
葛懷敏以下死者又數萬人蓋命官命將帥或分  
或合法制不立上下不和大戰則大敗小戰則小  
敗使生靈肝血塗染砂磧父子夫婦存歿冤痛廟  
堂之上成筭安在其過六也夫暢國威制鄰敵宰  
相之謀也自西師敗沒之後北虜乘隙遣使入朝  
輒違先帝之盟妄請關南之地歲增金帛僅二十  
萬而猶勒兵壓境堅求納字凌脅中國大為耻辱  
度其禍福譬言若疽瘡但未潰耳制敵之術為患曰

深其過七也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不為陛下  
興利除害苟且姑息以致事事隳壞如此臣謂夷  
簡若實有智謀執政從來只務固寵不肯施設是  
不忠也若竭盡智謀區處顛倒是又不材也不材  
不忠二者當一責尚貪威勢不能力護或必聞夷  
簡乞令政府一兩人至家商議大事足驗夷簡退  
而不止之心也臣又見故相王旦執政僅二十年  
後以病退只帶宮觀使名不復與聞邦政故事甚  
明其夷簡伏乞朝廷特罷商量軍國大事庶使  
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陛下於夷簡正君



臣之分存終始之恩伏乞陛下斷而行之以全國體取進止

乞罷王舉正用范仲淹

臣伏以當今之務至要至切者莫若擇執政之臣苟容不材欲百職修舉者無有也切見參知政事王舉正材能最下久忝大用柔懦緘默無補於時天下之人指目羗虜為患兵戈未寧生民窮困國賦貧蹙陛下豈不念祖宗社稷之重國家安危之計而今舉正碌碌備員自陛下擢用韓琦范仲淹以來人人日期大任韓琦仲淹見已到闕若以處置邊事韓琦足以當之乞移仲淹參知政事其舉正伏乞退罷以叶公議

再論王舉正

右臣近論述參知政事王舉正柔懦緘默無補於時特乞罷退樞密副使范仲淹才名德望素著於人乞參知政事或者以謂若用仲淹參知政事却令舉正復入樞密府朝廷大臣不失進退之體臣切謂舉正軟懦無能豈可却令入樞府雖中書總天下之事重於樞密院專講兵謀豈可用不才之人也臣聞人主之御羣臣稱職者用之不職者去



之舉正預政以來有何建明著於時論儻不以罪斥而以恩罷其為幸也大矣伏唯陛下天資仁厚不忍失一大臣之意奈何羗虜皆橫生民已困兵未寧水旱不節嗷嗷四海息望休息急於用才之日陛下雖欲存小惠宰相雖欲芘同列豈不誤國家大計乎伏望陛下發乾剛出聖斷退舉正用仲淹以答天下之望臣為諫官論列大臣先當議其才與不才若舉正過惡未欲盡言願朝廷蚤以體去之無令醜迹暴揚於事為便

論李淑梁適姦邪

端明集二二七

九

臣伏見李淑罷開封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諫官已有論列李淑行迹姦邪醜惡不宜在天子左右皆陛下素所知者而天下之人未知朝廷如何處之臣聞至聖之主至治之世邪人不能為患猶必去之舜有功二十登八元八凱去四凶也以舜之明雖有四凶在朝豈能害舜之治然必去之者不可使邪人在側使天下之人皆曰為行如此猶在天子之側誰肯修身潔行以為忠良以此知邪人雖不為害猶當去之况能為害乎自古帝王非不能知邪人不去終為大患然有因循不去者亦



有以也一曰不明雖知心之惡邪人而不能辨邪人之謂也二曰不忍邪人善爲巧佞君雖知之而不忍去之之謂也今李淑姦邪朋附有尸鬼之名聞於天下伏况陛下智照明了之纖毫盡見淑之爲行無不諳悉非不辨邪人也臣每進對之時陛下嘗謂臣曰姦邪去則朝廷之福以此定之又非陛下樂聞巧佞之言而不忍去之也所以不去者必以無實罪故也臣請論之有實功有實罪而賞罰不疑也有司奉行者無實功而賞無實罪而誅唯聖人自能別之有實功而賞者戰獲多少財利

豐寡是也有實罪而罰者殺人受賍之類是也無實功而賞者節行是也無實罪而罰者姦邪是也是故聖人之議賞罰也賞節行在實功之先罰姦邪在實罪之上故舜登八元八凱去四凶而曰大功非聖人不能爲之臣力指姦邪世人以臣不思後患爲臣寒心笑臣愚魯臣自知甚明苟利國家豈顧後患哉臣不愛身惟憂朝廷不即施行耳姦邪不去正人退縮此正可痛心也李淑梁適皆有實罪而臣輩所謂者只乞與外郡有何難行若大臣者有專權之嫌有後患之畏不敢明言去之陛



下何所憚而不為願陛下為社稷為生靈留意幸甚取進止

乞降呂夷簡致仕官秩

臣切聞司徒呂夷簡致仕朝廷除太尉者臣切以呂夷簡立性姦邪欺君賣國出入政府二十年二虜凌憑百姓窮困賢愚失序賞罰不明一無功勞以病罷退陛下未能誅戮勸勵後人豈當濫推恩禮縱取笑天下其呂夷簡麻詞乞不賜降下別令中書詳議官秩取進止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奏議

乞罷晏殊宰相

乞責降馮丞用

再論馮丞用王守琪

乞罷陳執中參政

乞罷呂公綽糾察在京刑獄

再論呂公綽

乞罷魏兼館職

乞責罰醫官

端明集二十八

一

乞商稅院不用贓吏

乞用韓琦范仲淹

乞罷晏殊宰相

臣等切以宰相之職代天工斷國論鎮撫夷夏表則官師非有經綸之才廉正之德而居之者是謂失其所任然當中外多事之時苟能盡心竭力以濟公家之急縱有不逮人或恕之而敢不恤乎物議務營私產與細民爭利推其爲心豈可相天子而率百僚也臣切見宰臣晏殊自登樞府及爲宰相首尾數年不聞竒謀異略以了國事惟務私家



營置資產見於蔡河岸上託借名目射占官地蓋屋僦賃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軍人日夕苦役怨讟之言聞於道路臣等謂今年以來災孽相仍盜賊繼作內有百萬驕冗之卒而不能更其法下有億兆愁苦之人而不能寬其力盜賊屢動延及嶺南虜使交爭未來事緒未已河決於北地兵判於邊城觀此事勢大臣之責其過均矣然晏殊當此憂危之時恬然自安規圖小利此於大臣中尤見其所爲之謬也臣等聞唐高宗朝中書令褚遂良賤買中書譯語官地爲御史彈奏貶同州刺史

又聞太平興國中宰相宋謀與宣徽使張禹錫互請官中邸第太宗皇帝鄙其不識廉耻宋謀以本官罷免二人當朝廷無事於官司有所營取尚行貶降今日中外人心憂危殊爲輔相旣不能了得大計又占射官地役苦軍人日趨數十錢之資情狀如此豈可尚容於廟堂也伏唯陛下以祖宗社稷之大天下生靈之重久付已爲失任加之營私忘公無所媿畏臣等伏乞陛下特出英斷罷免晏殊別求賢才以救時弊取進止

乞責降馮承用



右臣伏見勾當御藥承用爲御史臺彈奏授作坊副使勾當北園者臣切以承用小人憑威恃勢久招物論致有評彈固宜竄逐以垂勸戒今乃優與使名兼管園囿是以罪責而遷官任使與無罪同何以示朝廷賞罰至公之道恐兼依舊出入宮禁事體不便伏乞聖旨特於降近下官資向外監當庶協公議取進止

再論馮承用王守琪

右臣今月初一日伏爲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馮承用轉西京作坊副使勾當北園臣爲承用倚

威恃勢久招物論乞降近下官資向外監當至今承用尚在京師且承用旣以事責却自入內宮供奉官轉一資何以明勸戒之道臣切聞馮承用曾受供備庫使知磁州王守琪青馬一匹却安排侍御郭氏嫁與守琪爲妻且郭氏在內中執侍之人雖得出適承用出入宮禁豈可受守琪送馬後以郭氏嫁與爲妻守琪陛下之廷臣豈可交結承用敢娶郭氏瀆紊彝章中外傳聞虧損國體其王守琪馮承用各無恭畏之禮罪當誅戮乞送馮承用王守琪下御史臺根勘因依以正刑典臣備位



諫官度事之有所損益者乃敢論列期於必行今承用未寘刑書臣不得默默而已也

乞罷陳執中參政

臣伏聞制命以陳執中參知政事雖衆議喧然咸謂不當臣慮傳聞未審未敢指名奏論尋於今月二十六日夜蔡某向入劄子稍緩其命容臣等上殿奏論次日不蒙指揮是陛下以所命得人不容論列臣致均聞聖意以執中建皇儲之議以為有功故復大任也臣見前代以來人臣建皇儲之議誠為難事或因後宮爭寵次序未分或因皇子衆

多材德相遠人臣逢此時建大策力排羣議者誠為有功也真宗皇帝獨有陛下子天下之心固自係望皇儲之立非陛下而誰但以幼年未行冊命又豈待人臣建言而後定也執中於當年上言正是窺先帝之意自圖富貴又豈為功耶伏况陛下寵遇執中擢居樞府西事之始處置垂方如要排牆殺元昊使人又明降宣命令邊臣入界打虜致得元昊來攻延州覆軍殺將為國大耻皆執中之過也兼執中賦性強狠不容同列商議遂致如此敗事陛下明其有過尋已斥去及任陝西又以



無功而罷自專州責務嚴刻科斂一向殘暴此固衆人共傳也才性如此豈可置之廟堂況今天下多事生民困苦天地災異中外憂惶正要任用才能之日陛下但以執中曾有建儲之言不念強狠害事任之政府此乃牽私之意安可副天下之望臣伏乞陛下追罷執中前命別用才能如以臣言爲非乞行竄逐

乞罷呂公綽在京刑獄

臣切見呂公綽先任三司判官後因父夷簡在中書避嫌不就省職遂同判太常寺太常寺舊無同

判之名爲公綽特置名目近聞本寺失去編鍾四百有餘爲寺中執役之人盜賣公綽主判理合坐罪却差糾察在京刑獄臣切見宗正寺曾因失物主判趙良規坐罪出補外任况茲樂器人主郊天祀廟會朝崇禮之器豈容竊去而主判之官並不問罪又遷升糾察刑獄之任顯是公綽明知本寺失鍾事重輒求解罷要作去官若以前因避嫌自夷簡罷相公綽却合入三司判官若以在館歲月頗深見在資歷深如公綽者不少近曾因父罷相賜紫又授修撰爲臣寮論列尋已罷去今轉更僥



求足驗全無廉耻其呂公綽失鍾之罪伏乞朝廷推至公之典刻正其罪依趙良規例施行所有糾察在京刑獄勅書伏乞追寢

再論呂公綽

右臣近爲呂公綽同判太常寺失去樂鍾至多並不問罪却除糾察在京刑獄臣伏刻正其罪依趙良規例施行所有糾察勅書亦乞追寢未蒙朝廷施行臣待罪諫官所言悉皆公論如呂公綽其父夷簡執政之日公綽倚勢賣權欲施一恩則預作因緣欲行一事則先露風旨若以外人所議直是

貨賂交通爲宰相之子而暗擅威福之名著貪婪之迹爲陛下之臣豈復有恭畏之心乎操履若斯豈臣過論况夷簡作相日久舊恩遍滿朝中或欲屈法以芘公綽之愆或欲遷官以酬夷簡之惠伏唯陛下持大公之柄宰天下之平示公綽均於百官何以恣其僥倖若朝廷以公綽失鍾之罪爲輕其糾察在京刑獄之任即乞追寢別與閑慢差遣若公綽不合陳論乞加妄言之罪使天下知是非有歸不可空已也

乞罷魏兼館職



臣風聞前淮南轉運使魏兼先自兩浙安撫回來以有旨候令任滿日與直史館者臣切見前來遍遣安撫使諸路巡察惟魏兼最為狼藉是時杭越蘇秀等州旱澇連年疫癘相屬富者疾疫貧者流亡哭聲載道餓屍橫路魏兼專銜恩命往布德音不能悉心區處以副陛下焦勞之念輒敢恣情宴樂以斂百姓財物至蘇州留止三日窮徹晝夜歌樂娛遊本州盡驅饑民藏於祠廟三日拘束飲食無得殍死甚多隔年論旱詞狀一程至吳江方得收覽諸州望風悉遣妓樂隔州迎役睦州送至桐

廬至有樂人溺死蘇州民謠刊板傳誦臣略得兩句云繞梁歌妓唱動地饑民哭杭州刻安撫夜飲圖賣於都市醜聲惡語傳於道路緣魏兼與宰臣辛得象晏殊並是親戚當時無人疏兼罪狀請加誅以謝吳人不惟苟免過尤仍有館職之命伏以賞罰之柄國之大經今無功而行賞已可痛心况以罪惡而加賞乎上下蔽蒙紀綱墮壞靡不由此其魏兼上無畏法之心下無恤民之意縱有任使焉肯盡忠所有館職之命伏乞寢罷或降與小郡以勵後人



乞責罰醫官

臣切見近寶和光公主及公主相繼夭殤供藥醫官已聞下開封府取勘者臣切知豫王鄂王薨時醫官亦是取勘只降一兩官未旬月間尋得牽復切慮今來亦只似此行遣久遠不便况近來小兒醫官不一二年超升官資賞賜無數奏薦異姓恩澤過於兩制臣僚賤者立貴貧者立富若以死生有命藥餌難工自來所醫疾病盡是當痊愈此等何故濫受恩賞恣為僥倖若以從來痊愈因藥合受恩賞今日所醫無驗自當伏就刑罰臣切聞

先朝周王薨其時醫官李某杖配廣南陛下二三年間皇子皇女繼亡六人盡在此輩數人之手兼臣聞醫官各是臨病互相推托不肯及時下藥以致病深雖有良醫無由措手其罪至重比於李某合更加刑其術至謬求之今人不為難得伏望陛下念祖宗社稷之重特因此時深行刑罰庶使後人知懼藥餌盡心實為久遠保育皇嗣之計

乞商稅院不用贓吏

右臣伏見在京倉場庫務有係舉官監當去處近年多是大臣之家陳乞子弟監當就便勾當蒙



務臣切以外州軍場務錢數三萬貫以上及茶鹽轉般倉等並是舉官監當蓋朝廷以官物出入必在擇人今京師倉場庫務受納天下所輸之物招來四方商賈之資計利最多號為繁重却陳乞監臨未為便允臣非謂大臣子弟例皆不肖蓋守官者憑恃勢要不肯盡心監司者護惜顏情不能糾舉不如泊場布庫在藏庫等處侵欺盜竊相繼敗露其餘損壞官物不可勝數今陛下或無名費及千緡有司必以為不可至於監當損壞官物監當萬計因循不問大可怪也切見李壽明監商稅

院為無名收稅非理勾追市肆之間號為騷擾三司不時糾舉却止出榜曉示本家懼見彰露乞降除近郡通判既有見闕三司依例舉官朝廷却除陳執禮監當臣切聞陳執禮先曾犯贓追停今來為王欽若家先曾陳乞便與填闕况都商稅京師商賈出入所收課利萬數不少贓污之吏豈堪其任臣乞下三司詳定若下倉場庫務合係舉官監當所舉之官並委三司舉曾歷外任無贓污之人更不在臣僚陳乞之限若一任內有犯入已贓乞坐所舉之人並與同罪施行所貴局務得人不至



枉壞官物其陳執禮亦乞別與差遣

乞用韓琦范仲淹

臣伏見去年以來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慶又數日罷夏竦樞密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叫號以爲樂者謂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聞易泰之彖詞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詞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懽

端明集卷二十八

一

欣者豈以一邪一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而衆賢並進天下不泰者無有也雖然臣切憂之頃年莊獻明肅太后初棄六宮陛下親臨庶政一日出令邪臣沮氣天下觀聽洒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臻大治自後數年方內無事左右之臣易於襲常而恬於苟安陛下憂勤之心且亦少懈已而西羌背違舉兵寇邊遣將興師屢戰屢敗饋運賦歛百姓困窮北虜乘勢窺我強弱遣使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息四海嗷嗷日憂一日以將來之



患當如何也然猶惜忠賢之士而屬望焉幸而進用庶其叶力而大有爲以解焦勞之急陛下奮發剛斷博採物論拔而任之人人懽忻而臣獨竊憂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讒間或拘舊例使之不盡所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材之恨所損不細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其安時調養適宜固不病矣病在皮膚醫者能蚤去之病且安矣此二者皆已不及而病在支體若得良醫之時陛下又選任良醫儻信任不疑聽其施設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若於此時使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深雖有和扁之妙難責速効矣願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矜四海生民之困憤西北二虜之耻發乾剛決斷之道拔賢材收衆策不憚改作以成大功天下幸甚臣某昧死再拜謹上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